

中国语文丛书

语法研究和探索

(十八)

中国语文杂志社编



商務印書館

中国语文丛书

语法研究和探索

(十八)

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



创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法研究和探索.18/中国语文杂志社编. —北京:
商务印书馆, 2016
(中国语文丛书)
ISBN 978-7-100-12491-1

I. ①语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汉语—语法—文集
IV. ①H1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96760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中国语文丛书

Yǔfǎ yánjiū hé tàn suǒ

语法研究和探索

(十八)

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2491-1

2016年10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9½

定价: 35.00 元

“中国语文丛书”编辑说明

《中国语文》杂志创刊以来，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。为了便于读者参考，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，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，总称“中国语文丛书”。

《中国语文》篇幅有限，有些有价值的稿件无法在上面刊登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我们把一些稿件编入这套丛书，让它们能够与读者见面。

“中国语文丛书”的编辑方针和《中国语文》一样，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具体到每一本，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，有的则比较普及。

希望广大语言研究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，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，逐渐充实起来。

中国语文杂志社

2016年2月

目 录

再说“呢”

- 从互动角度看语气词的性质与功能 方 梅 1
- 语气词的功能系统试论 王 珏 19
- 谈独词句与词类、句类及语境的互动关系 邵敬敏 罗晓英 37
- “有”字结构式的语义偏移问题 王灿龙 53
- 句法环境与人称代词定语后“的”隐现关系的
考察 郭继懋 吴秀瀛 孙 伟 67
- 实际重叠动词与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 李宇凤 78
- 从施事名词化和事件名词化差异看汉语词类
问题 吴怀成 96
- 汉语与周边语言名词性并列结构札记 宋文辉 118
- “N 怎么 V”
- 宾语空位的一种疑问构式 储泽祥 136
- “X 什么 X”构式的语义内涵及语用功能 西村英希 150
- “借以”的同形异构及其双向演化与发展
- 兼论“借以”与“藉以”及“假以”之关系 张谊生 162
- “X+A+过+Y”式中“过”的来源及其
词性 马贝加 李 萌 187
- “一个”的连接用法及其从数量成分到连接成分
的演化过程 宗守云 203
- 从副词“都”和“总”的用法看叙述和肯定的分野 王冬梅 216
- “不料”“不想”与“没想到” 侯瑞芬 229

相对信息价值与语言研究	陈振宇 吴 越 张汶静	241
诗歌语言特区与诗歌语言所见之助词“着”的创新 用法	徐 杰 苏俊波	266
附录.....		290
后记.....		295

CONTENTS

Revisiting <i>ne</i> (呢): The property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	<i>Fang Mei</i> (1)
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Chinese modal particles	<i>Wang Jue</i> (19)
The dependence of holophrastic sentences on the parts of speech, mood sentences and contexts	<i>Shao Jingmin, Luo Xiaoying</i> (37)
A particular bias i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<i>you</i> (有)-Construction in Chinese	<i>Wang Canlong</i> (53)
Covert of overt of <i>de</i> (的) after personal pronouns in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s	<i>Guo Jimao, Wu Xiuying, Sun Wei</i> (67)
Actual verbal reduplication and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verbal reduplication	<i>Li Yufeng</i> (78)
Issues on the parts of speech of Chinese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gent-nominalization and event-nominalization	<i>Wu Huaicheng</i> (96)
Notes on NP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and neighbor languages	<i>Song Wenhui</i> (118)
"N <i>zenmo</i> (怎么) V": An empty-object interrogative	

construction in Chinese	<i>Chu Zexiang</i> (136)
The semantic content and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"X <i>shenmo</i> (什么) X"	<i>Nishimura Hideki</i> (150)
Isomers of <i>jieyi</i> (借以) and its two evolutionary paths: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<i>jieyi</i> (借以), <i>jiyi</i> (藉以) and <i>jiayi</i> (假以)	<i>Zhang Yisheng</i> (162)
The origin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<i>guo</i> (过) in the construction "X + A + <i>guo</i> (过) + Y"	<i>Ma Beijia, Li Meng</i> (187)
On the conjunctive function of <i>yige</i> (一个) and its evolutional path from a quantifier to a conjunction word	<i>Zong Shouyun</i> (203)
Distinction between assertion and narration with reference to <i>dou</i> (都) and <i>zong</i> (总)	<i>Wang Dongmei</i> (216)
<i>Buliao</i> (不料), <i>buxiang</i> (不想) and <i>meixiangdao</i> (没想到)	<i>Hou Ruifen</i> (229)
The relative information value and language research	<i>Chen Zhenyu, Wu Yue, Zhang Wenjing</i> (241)
Poetic language as a special zone and the innovative use of <i>zhe</i> (着) in Chinese poetic language	<i>Xu Jie, Su Junbo</i> (266)
Appendix	(290)
Postscript	(295)

再说“呢”

——从互动角度看语气词的性质与功能

方 梅

零 引言

在汉语描写语法著作中,不同学者对语气词的类别和性质分析差异很大。本文认为,在汉语描写语法里被称为“语气词”的词实际包含三类不同的属性成分:

1) 语气(mood)功能:决定语句的基本语气类型,像直陈、祈使、疑问。如句末表达直陈的“了₂”。

2) 情态(modality)功能:决定语气的情态类型,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情态。例如句末用作传信(evidential)的“的”。

3) 互动(interaction)功能:传递会话中言者的交际意图,体现语句的言语行为(speech acts)属性。

以往对语气词的研究,比较多地关注的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前两个方面,对语气词的互动功能刻画描写不够。从互动角度看,汉语的语气词分为互动类和非互动类两个大类。互动类语气词是言者即时交际的手段,语境里有其他言谈参与者,言者希望听者有所回应,如:要求证实、呼而告之、警告、提醒、寒暄、宣告、责备。后一类语气词的使用表达言者的情感、态度,不依赖是否有其他言谈参与者。

一 互动性

1.1 问题的提出

朱德熙将《语法讲义》语气词分三组：

- 1) 表时态。如：了、呢₁、来着
- 2) 表疑问或祈使。如：呢₂、吗、吧₁(疑问)、吧₂(祈使)
- 3) 表说话人的态度和情感。如：啊、呕、欸(ei)、嚟、呢₃

上述三组的顺序不能颠倒，同一组的语气词不能共现，句末不可能出现：吧呢、呢了、啊了、嚟了。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+2 | 下雨了吗？ | 你把它吃了吧 ₂ ！ |
| 1+3 | 不早啦(了+啊) | 还小呢嚟！ |
| 2+3 | 走啲(吧+呕)！ | 好好说啖(吧+欸) |
| 1+2+3 | 已经有了婆家了啖(吧+欸)！ | |

合音的情况：

- 下雨啦！(了+啊)
还有三天呐！(呢+啊)
都九点了，快起来啲！(吧+呕)
开饭喽！(了+呕)

不难看出，上述三类的第一类是表达命题意义的，具有真值条件(truth condition)。第三类不涉及真值条件，只关涉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。第二类与对听话人的要求有关。表示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提供信息；表祈使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去做某事。

不过，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的事实不能用上述三分格局来解释的情形。

第一，句法上的疑问结构也有可能是一个请求行为。例如“能帮我关上门吗？”而另一方面，“吗”与“呢”具有完全平行的句法表现：即，不使用疑问语调即为陈述句。如果对“呢”表疑问的功能有怀疑，“吗”的表疑问功能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。

(1) a. “老张吗?” “他早就退休了。”

b. 老张吗,他早就退休了。

(2) a. “老张呢?” “他早就退休了。”

b. 老张呢,他早就退休了。

(3) a. 老张去了?

b. 老张去了吗?

(1a)和(2a)可以是不同说话人一问一答,也可以是同一说话人的自问自答。但如果去掉上扬语调,如(1b)和(2b),就都成了直陈语气,其中的“吗”和“呢”并没有变化,变的只是语调。而(3a)不用语气词,(3b)用了“吗?”,两者同样传达疑问信息,虽然疑问意义有所不同。也就是说,从句法上看,“吗”也不是构成疑问句的必有句法形式。

第二,从位置分布看,“呢”“吧”“啊”也都可以用在非句末位置,可以用在连词后面,甚至用在一些跨越句法结构层级的位置上(参看方梅,1994)。例如:

(4) 所以啊啊/吧/呢,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,要想开点儿。

(5) 这孩子啊/吧/呢,从小就喜欢画画儿。

(6) 这孩子从小啊/吧/呢,就喜欢画画儿。

不同位置的语气词形式上的差异仅仅在于,未结句处的语气词伴有延宕、停顿,但是这种韵律特征并非语气词专有,而是非结句韵律单位的共有特征。

第三,从语气词自身的形式表达看,并未见说明上述三类“呢”(呢₁、呢₂、呢₃)内部以及两类“吧”(吧₁、吧₂)内部有何差异。例如:

(7) a. 打电话呢。

呢₁

b. 打电话呢?

呢₂

c. 身体恢复得不错,还能打电话呢!

呢₃

(8) a. 打电话吧?

吧₁

b. 打电话吧!

吧₂

(7a)与(7b)的差别在于句子语调,前者是上扬语调,后者是下降语调,“呢”并没有形式差别。而(7a)与(7c)的“呢”也没有形式差别。

第四,“VP 呢”具有表达“持续”的解读,例如:

(9) a. 下雨呢吗?

b. 吃西瓜呢。

虽然“VP 呢”具有“持续”解读,但在状语小句中,并不能用“呢”表达“持续”意义,如(10a),必须说成(10b):

(10) a. *走呢走呢,下起雨来了。

b. 走着走着,下起雨来了。

在需要表达持续的典型语境中,并不能用“呢”表达“持续”意义。可见,所谓“呢”的“持续”意义的解读并不是事件表达层面的“体”范畴,而是一种浮现意义,浮现意义解读来自言者提醒当前状态这一功能。

1.2 互动性与非互动性之别

互动性语气词是言者即时交际的手段,语境里有其他言谈参与者,言者希望听者有所回应。如:要求证实、呼而告之、警告、提醒、寒暄、宣告、责备。

非互动性语气词表达言者的情感、态度,但不依赖其他言谈参与者。如:感叹、列举。

互动性语气词的成员最多。这类语气词具有下述两个特点:

a. 线性分布的多样性。

b. 因语调不同而体现不同功能属性。

所谓线性分布的多样性是说,可以用在语句当中,包括句法的分界点和非句法分界点;还可以用在句末。例如语气词“吧、呢”,出现在语句的非句末位置,主要用来提示信息结构的节点(参看方梅,1994);而出现在句末,则因语调不同而传达不同语气。

所谓因语调不同而体现不同的功能属性是指,这个语气词用

于不同语调的句子的时候具有不同的功能解读。例如,“吧”的基本功能是体现言者“建立协商”的意图。在下降语调的语句中,“吧”的祈使、确认、应承等语气的解读是“吧”在语境中的浮现意义;“吧”处于平调语句,传达言者的迟疑态度。

从韵律独立性角度看,韵律独立的形式在一些语法著作里定义为叹词,韵律上附着的被定义为语气词。有些词汇形式,如“啊、欸”,既可以韵律上独立,也可以韵律上附着。尽管如此,互动性语气词与叹词有相似之处,即,其基本表达功能都具有语调依赖性。互动性语气词与叹词之间是一个连续统。

从语调依赖性角度看,词典里有些作为不同的词来描写的形式,与其说是不同的叹词(声调不同),不如说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语调表达形式,如“啊”。另一方面,一些不同的音节形式,当说成相同的“字调”的时候,却具有同类表达功能。以被标为阳平的词为例:欸(表示诧异)、嗯(表示疑问)、噯(表示疑问)、噢(表示惊异);其实,这几个词的传疑解读来自于上升语调——疑问调,并非阳平字调。同样,去声的几个词里,啊(表示应诺)、欸(表示答应或同意)、噯(表示应诺)、嗯(表示答应);这些词“应诺”或“同意”的解读,与其说是来自词汇意义,不如说是来自其下降语调(而不是其去声字调)。

下面以赵元任先生(1968)对语气词“啊”“呀”的分析为例说明。赵先生除了讨论这些语气所表达的言者的情感和态度之外,还描写了这些语气词在对话中的作用以及所传递的会话意图。比如:

1) 开始问话。可以不带助词,口气比较直率,带上个“啊”柔和些。例如:

(11) 谁啊?

你明儿出去不出去啊?

2) 要求证实的话语。“啊”字发音低,整句都低,有时很低。含有“我没听错吧?”的意思。例如:

(12) 你不去啊?

这个啊?(你说的是这个吗?)

“啊”与“吗”问句的区别在于,“吗”字句的音高要高;翻译成英语,“吗”字句要有语序变化,即 V—S;“啊”字句用一般式,即 S—V。“吗”字句问的是内容的真实程度,“啊”字句问的“是不是”这样。

3) 呼而告之。用不用有柔和与直率之分。例如:

(13) 老张啊!

喂,先生啊!

4) 命令。命令略微带有点敦促的味道,不像建议性的“吧”那么客气。例如:

(14) 说呀,别害怕呀!

走啊!咱们都走啊!

5) 感叹。“啊”带拖腔,句调低。例如:

(15) 小王啊!你还没上床啊?!

我就跑啊,跑啊,跑啊!

6) 不耐烦的陈述。“啊”说得短,句调偏高。例如:

(16) 我并没错呀!

这个非得那么做才行啊!

7) 提醒。“啊”有微微上升的语调,接近阳平。例如:

(17) 本来也知道啊,用不着再说啊!

8) 警告。“啊”常常用略微下降的语调或者用升降调(232:;)。例如:

这个人的话是靠不住的啊!

9) 给听话人时间的停顿。例如:

(18) 我说呀,你听啊,这位先生啊,他的话呀,你不能全信。

10) 列举

(19) 什么天啊,地啊,日啊,月呀,风啊,草啊

相对于“感叹”和“列举”,上面所说的“呼而告之”“命令、敦促的味道”“提醒”“警告”“给听话人时间的停顿”都是会话中言者的交际意图,在我们看来,正是语气词互动性的体现。值得注意的是,赵先生的描写提示到不同用法的语音特征,带有互动性的几类语调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扬。

赵先生对“啊、呀”用法的描写在屈承熹《汉语篇章语法》里被进一步概括为“个人介入说”,认为“啊、呀”的使用表示说话人的介入,即表达“我告诉你……”。并且认为“个人介入说”更容易解释句中使用“啊、呀”的理据。(参看屈承熹,2006:110—113)

再如“呕”。关于语气词“呕”,赵元任先生描述了两种功能。第一个用法“警告性的提醒”,这是针对听话人的;后一种用法“感叹”,可以不依赖听话人。在我们看来,前者具有强互动性,后者互动性弱。

1) 警告性的提醒。

(20) 不早了呕(lou)

快走吧呕(bou)

2) 感叹

(21) 放学喽(了+呕)!

咱们回家喽!

区分互动性语气词与非互动性语气词,有助于解释疑问句在语气词使用上的非强制性,有助于解释“吗”“呢”“吧”“啊”等与“了₂”“的”类语气词的分布差异。

二 “呢”的性质

2.1 以往研究问题

“呢”作句末语气词用,究竟表达什么语气,历来看法不一。主要分歧在于“呢”有没有疑问语气。代表性的观点有下面几种。

吕叔湘先生在《中国语法要略》里把“呢”的语气表达功能描写为两个：1)直陈语气；2)疑问语气。

朱德熙先生的《语法讲义》则是三分：呢₁：表示持续时态；呢₂：表示疑问；呢₃：表示夸张语气。

胡明扬先生的《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》则说：“呢”是表意语气词，“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”，含有“呢”的疑问句中的疑问语气是由语调决定的，与“呢”无关。

陆俭明(1984)在《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》中的分析是，语气词“呢”用在陈述句句尾。在“非疑问形式+呢”构成的疑问句中，“呢”是疑问语气词。

邵敬敏(1996)《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》的看法是，“呢”不是疑问语气词。“呢”的语法意义是在陈述句中表示“提醒”，在非是非问句中进一步表示“提醒”兼“深究”。“名词+呢”有提出新话题的作用。

目前学界对现代汉语疑问语气词的认识大致一致，即，真正的疑问语气词只有“吗”，“呢”算半个(表疑问有条件、有争议)，“吧、啊”都不是疑问语气词。

如上文所述，句末带“呢”的语句，不使用疑问语调即为陈述句。即便“VP呢”具有“持续”解读，但在状语小句中，不能用“呢”表达“持续”意义(*走呢走呢，下雨了)。可见，所谓“呢”的“持续”意义的解读并不是事件表达层面的“体”范畴，来自言者提醒当前状态的功能。“呢”的“持续”意义的解读并不是事件表达层面的，而是一种浮现意义。

2.2 “呢”的功能分布

就语气类型上说，“呢”可以在陈述、祈使、疑问等不同语气类型的小句末尾，也可以构成句法上不能独立单说的依附小句。以往的研究中，比较强调“呢”作为语气词，使一个不能独立成句的句

法结构变成可以自立的单句。例如,“他正吃饭”不能结句,但是“他正吃饭呢”可以单说。不过,这种功能其实是句末语气词的共同属性,而不是“呢”所独有的。

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,句末加上“呢”,可以把本可以自立的结构形式(如“我说清楚了”“他看完了”)变为一个句法上不能独立的依附性小句(如“我说清楚了呢”“他看完了呢”),这一点有别于“啊”“欸”“吧”等。例如(22),用在带有句末语气词“了₂”之后,构成条件小句;例(23),用在带有句末语气词“了₂”之后,构成时间状语小句。

1) 条件小句

(22) 我说清楚了呢,他也许就不闹了。

2) 时间小句

(23) 看完图了呢,他也不言语,就往前走。我们也就跟着往前走。

上述功能与“呢”用在句首名词或者动词后面,切分话题与评述,引入一个新的谈论对象是同样的道理。例如:

3) 话题成分

(24) A:哪两种?

B:一种是专卖包子的,一种呢是羊肉铺带卖包子的。

(25) 嗯……投资者呢,是跟他们……就是多少带有赞助性质的。

当“呢”附着在光杆动词之后的时候,可以理解为假设条件,也可以理解为话题。例如:

(26) a. 吃呢咱就一定要在这儿吃,咱就早点去。

“呢”在陈述句中的话语功能是提请听话人注意“呢”所标示的信息,以调整共识。从“提醒”功能看,我们也就不难理解“呢”用于篇章连接成分以及一些非句法节点的用法了。后者如“你像我呢,根本就不用跟他们商量,我自己就能决定”。

4) 篇章连接成分

“呢”还可以附着连词或副词后,与连词或副词一起作为篇章